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三十六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李彤

員外郎<sub>臣</sub>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李荃

謄錄監生<sub>臣</sub>潘坦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三十六

唐 歐陽詢 撰

人部二十

隱逸上

隱逸上

周易曰遯世無悶又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又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又曰季春之月  
聘名士禮賢者

論語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  
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又曰刻  
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避世之人也就藪澤處  
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  
閒暇之所好也

魏隸高士傳曰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黃帝問曰吾欲取  
天地之精以養萬物為之奈何廣成子蹶然而起曰至

道之精窈窈冥冥無視無聽抱一以靜我守其一以處  
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  
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吾將去汝入無窮之  
間遊無極之野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又曰黃帝將  
見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參乘黃帝曰異哉  
請問天下小童曰予少遊六合之內適有瞽病有長者  
教予乘日之車遊於襄城之野今病少損將復遊六合之  
外為天下者予奚事焉夫為天下亦奚異牧馬哉去其

害馬而已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退又曰善卷者舜以天下讓之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何以為天下哉遂入深山莫知其所終又曰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夫負妻攜子以入海終身不返又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

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俛俛乎耕而不顧又曰魯連  
好竒偉倜儻嘗遊趙難新垣衍以秦為帝秦軍為却平  
原君欲封連連三辭平原君乃以千金為連壽連笑曰  
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也即有取之商賈  
之事耳及燕將守聊城田單攻之不能下連乃為書射  
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月乃自殺城降田單欲爵  
連連曰吾與於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輕世而肆意又  
曰閭丘先生齊宣王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

勞王王賜父老不稅先生獨不謝曰願得壽得富得貴  
夫選良吏平法度則臣得壽矣賑之以時則臣得富矣  
令少敬長則臣得貴矣又曰田生管床茅屋不肯仕宦  
惠帝親自往不出屋又曰鄭仲虞不仕漢章帝自往終  
不肯起曰陛下何惜不為上世君令臣得為偃息之民  
天子以尚書祿終其身世號白衣尚書又曰韓福者以  
行義修潔昭帝時以德行徵病不進元鳳元年詔賜帛  
五十匹遣長吏時以存問常以八月賜羊酒不幸死者



賜複衾一祠以中牢自是至今為徵士之故事福終身  
不仕卒于家又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  
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桓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  
今吾子貫仁義之羈絆係聲名之韁繮伏孔氏之軌躅  
馳顏閔之極藝何大道為自眩曜也昔有學步邯鄲  
者匍匐而歸耳其行已持論如此遂終于家又曰尚長  
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隱避不仕王莽長通  
易老子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輒受之自足還餘如

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遂求退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知富貴不如貧賤未知存何如亡爾為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是後肆意與同好遊五岳名山遂不知所在又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

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又曰許由字  
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缺論堯而去隱乎沛澤之中堯  
舜乃致天下而讓焉曰十日並出而熯火不息其光也  
不亦難乎夫子為天子則天下治我由尸之吾自視缺  
然許由曰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吾將為賓乎乃去  
宿于逆旅之家旦而遺其皮冠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  
為汙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乃  
退而遯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又曰壤父者堯

時人年八十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又曰子支伯者舜以天下讓支伯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知所之又曰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覩之謂公曰取彼金公投鑣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哉

又曰段干木者治清節遊西河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牆而避之文侯以客禮出過其廬則式其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趣勢隱處窮巷聲馳千里敢勿式乎文侯所以名過齊桓公者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也又曰莊周少學老子梁惠王時為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王以百金聘周周方釣于濮水之上曰楚有龜死三千歲矣今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生而掉尾塗中耳子往矣吾方掉尾於塗

中後齊宣王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  
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  
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續晉陽秋曰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  
士星時戴逵名重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士  
人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世說曰郝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  
造立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戴始往居與所親書

曰近在剡如入官舍又為傳約亦辦百萬傳隱事差互故不果述又曰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袁淑真隱傳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予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

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又曰鶚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被履空以鶚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諼常師事之後顯於趙鶚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諼絕

詩魏阮瑀詩曰四皓潛南岳老萊竄河濱顏回樂陋巷許由安賤貧伯夷餓首陽天下歸其仁何患處貧苦但當守明真



晉張華招隱詩曰隱士託山林遁世以保真連惠亮未  
遇雄才屈不申又詩曰棲遲四野外陸沉惜當時循名  
奄不著藏器待無期義和策六龍弭節越崦嵫盛年俛  
仰過忽若振輕絲

晉張載招隱詩曰出處雖殊塗居然有輕易山林有悔  
怯人間實多累鵷雛翔穹冥蒲且不能視鶴鷺遵臯渚  
數為矰所繫隱顯雖在心彼我共一地不見巫山火芝  
艾豈相離去來捐時俗超然辭世偽得意在丘中安事

愚與智

晉張協詩曰結宇窮嵐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閑山  
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淦興南岑雖無箕畢期庸寸  
自成霖澤雉登壟雉寒猿擁條吟溪壑無人迹荒楚鬱  
蕭森投耒脩岸垂時聞樵採音重基可擬志回淵可比  
心養真尚無為道勝貴陸沉遊思竹素園寄心翰墨林  
晉左思招隱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  
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傍陰崗丹葩耀陽林非必絲與竹

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又招隱詩曰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

晉陸機招隱詩曰駕言尋飛遁山路鬱盤桓芳蘭振蕙葉玉泉涌微瀾嘉卉獻時服靈木進朝飧朝採南澗藥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結風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又詩曰尋山求逸民穹谷幽且遐清泉溢玉渚文魚躍中波

晉閻丘沖招隱詩曰大道曠且夷蹊路安足尋經世有

險易隱顯自存心嗟哉巖岫士歸來從所欽

晉王康琚招隱詩曰登山招隱士褰裳躡遺蹤華條當  
園室翠葉代綺窻

晉辛曠贈皇甫謐詩曰顯顯朝士亦孔其依莫不遲想  
載渴載飢我弓我旄禮亦無違企望高岡來儀來歸其  
暉伊何與帝同心明明天子如日之臨臨照四方探賸  
幽深山無逸民水無潛龍爰彼九臯克量德音茂哉先  
生皇實是欽

宋謝靈運越嶺行谿詩曰猿鳴誠知曙幽谷光未顯巖  
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逶迤傍隈嶼迢遞陟陁峴蘋萍  
泛深沉蒲菰冒清淺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想見山  
阿人蘿薜若在眼

梁武帝逸民詩曰如壠生木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  
異音如江游魚魚有浮沉巖巖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  
見理相難尋

梁劉孝標始居山營室詩曰自昔厭諠囂執志好栖息

嘯歌棄城市歸來事耕織鑿戶闢嵯峽開軒望嶺削激  
水簷前溜脩竹堂陰植香風鳴紫鷺高梧巢綠翼泉脉  
洞杳杳流波下不極髣髴玉山隈響像瑤池側夜誦神  
仙記且吸雲霞色將馭六龍輿行從三鳥食誰與金門  
士撫心論胷臆

梁范雲答句曲先生詩曰終朝吐祥霧薄晚孕奇煙洞  
澗生芝草重崖出醴泉中有懷真士被褐守冲玄石戶  
栖十秘金壇謁九仙乘鵠方履漢轡鶴上騰天

梁吳筠詩曰山際見來煙竹中窺落日鳥向巖上飛雲  
從窻裏出又詩曰綠竹可充食女蘿可代裙山中自有  
宅桂樹籠青雲又詩曰具區窮地險稽山萬里餘奈何  
梁隱士一去無還書

梁任昉荅劉居士詩曰君子之道亦有其四高行絕俗  
盛德出類才同文錦學非書肆望之可階即之難至識  
精天理躋象少微人與俗異道與人違庭飛熠燿室滿  
伊威行無轍迹理絕心機又荅何微君詩曰散誕羈鞅

外拘束名教裏得性千乘同山林無朝市勿以耕蠶貴  
空笑易農士宿昔仰高山超然絕塵軌壺已等藥命管  
亦齊符璽無為歎獨遊若終方同止又贈徐徵君詩曰  
促生悲永路早交傷晚別自我隔容徽於焉徂歲月情  
非山河阻意似江湖悅東臯有儒素杳與榮名絕曾是  
違賞心曷用箴余缺眇焉追平生塵書廢不閱信此伊  
能已懷抱豈暫輟何以表相思貞松擅嚴節

梁庾肩吾贈周處士詩曰九丹開石室三徑沒荒林仙



人翻可見隱士更難尋籬下黃花菊丘中白雪琴方欣  
松柏酒自和遊山吟又尋周處士弘讓詩曰試遂赤松  
遊披林對一丘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石鏡菱花發  
桐門琴曲愁泉飛疑度雨雲積似重樓王孫若不去山  
中定可留又賦得嵇叔夜詩曰山林重明滅風月臨囂  
塵著書惟隱士談玄止谷神鴈重翻傷性蠶寒更養身  
廣陵餘故曲山陽有舊鄰俗儉寧妨患才多反累身寄  
言山吏部無以助庖人

周明帝贈韋居士詩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少光微潁陽  
去猶遠滄洲遂不歸風動秋蘭佩香飄蓮葉衣坐石窺  
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儻能同四  
隱來參余萬機

周王褒贈周處士詩曰我行無歲月征馬屢盤桓峭曲  
三危阻關重九折難猶持漢使節尚服楚臣冠巢禽疑  
上幕驚羽畏虛彈飛蓬去不已客思漸無端壯志與時  
歇生年隨事闌百齡悲促命數刻念餘歡雲生隴坻黑

桑踈薊北寒鳥道無蹊徑清溪有波瀾思君化羽翮要  
我鑄金丹又和趙王隱士詩曰鳬鵲均長短鵬鷃共逍  
遙清襟蘊秀氣虛席滿風颭斷絃維續葛獨酌止傾瓢  
菖蒲九重節桑薪七過燒

周庾信奉和趙王隱士詩曰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賢  
雲氣浮函谷星光集潁川灞陵採樵路成都賣卜錢鹿  
裘披稍裂藜牀坐欲穿阮籍唯長嘯嵇康訝一絃澗險  
無平石山深足細泉低松猶百丈少鶴已千年野鳥繁

絃轉山花燄火然雖無亭長識終見野人舩又窮秋寄  
隱士詩曰王倪逢齧缺桀溺遇長沮藜牀負日卧麥隴  
帶經鋤自然曲木几無名科斗書聚花聊飼雀穿池試  
養魚小村治澁路低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藤抱樹  
踈空枉平原騎來過仲蔚廬

陳周弘正還草堂尋處士弟詩曰四時易荏苒百齡倏  
將半故老多零落山僧盡凋散宿樹倒為查舊水侵成  
岸幽尋屬令弟依然歸舊館感物自多傷况乃春鶯亂

陳周弘讓無名詩曰行行訪名岳處處必留連遂至一  
巖裏灌木上叅天忽見茅茨屋曖曖有人烟一士開門  
出一士呼我前相看不道姓焉知隱與仙

陳伏知道賦得招隱詩曰招隱訪仙楹丘中琴正鳴桂  
叢侵石路桃花隔世情薄暮安車近林喧山鳥驚

陳張正見賦得落落窮巷士詩曰揚雲不邀名原憲本  
遺榮草長三徑合花發四鄰明塵隨幽巷淨嘯逐遠風  
清門外無車轍自可絕公卿

陳江揔夏日還山庭詩曰獨於幽栖地山庭暗女蘿澗  
漬長低篠池開半卷荷野花朝暝落盤根歲月多停樽  
無賞慰狎鳥自經過又春夜山庭詩曰春夜芳時晚幽  
庭野氣深山疑刻削意樹接縱橫陰戶對忘憂草池驚  
旅浴禽樽中良得性物外知余心

隋王由禮賦得巖穴無結構詩曰巖間無結構谷處極  
幽尋葉落秋巢迫雲生石路深早梅香野徑清澗響丘  
琴獨有栖遲客留連芳杜心

賦後漢張衡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  
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末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  
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於是仲春令月  
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睢鼓翼倉庚哀鳴交  
頸頡頏闐闐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于時曜靈俄景  
繼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以忘劬感老氏之遺  
誠且廻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旨詠周孔之圖書揮翰  
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域外焉知榮辱之

所拘

魏陳王曹植潛志賦曰潛大道以遊志希往昔之遐烈  
矯貞亮以作矢當苑囿乎呈藝驅仁義以為禽必信忠  
而後發退隱身以滅迹惟出世而取容且摧剛而和謀  
接處肅以靜恭亮知榮而守辱匪天路以為通

晉張華歸田賦曰隨陰陽之開闔從時宜以卷舒冬與  
處以城邑春遊放於外廬歸郊廓之舊里託言靜以閒  
居育草木之藹蔚因地勢之丘墟豐蔬果之林錯茂桑



麻之紛敷用天道以取資行藥物以為娛時逍遙於洛  
濱聊相伴以縱意目白沙與積礫玩衆卉之同異揚素  
波以濯足泝清瀾以蕩思低徊住留棲遲審藹存神忽  
微遊精域外藉纖草以為茵援垂陰以為蓋瞻高鳥之  
凌風臨鯨魚於清瀨眇萬物而遠觀脩自然之通會以  
退足於一壑故處否而忘泰

晉陸機幽人賦曰世有幽人漁釣乎玄渚彈雲冕以辭  
世披宵褐而延佇是以物外莫得窺其奧舉世不足揚

其波勁秋不能凋其葉芳春不能發其華超沉冥以絕  
緒豈世網之能加又應嘉賦曰友人有作嘉遁賦與余  
者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傲世公子體逸懷遐意邈澄  
霄神夷靜波仰羣軌以遙企頓駿翮以婆娑寄冲氛於  
大象解心累於世羅襲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濯  
下泉於浚澗沂凱風於卷阿指千秋以厲響俟寂寞之  
來和懷前修之彷彿觀幽人之所過抱玄景以獨寐含  
芳風而寤語發蘭音以清唱操玉懷而喻予於是葺宇

中陵築室河曲軌絕千途而門瞻百族假妙道以達觀  
考賁龜而貞卜苟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方介丘  
於尺阜託雲林乎一木佇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玉  
窮覽物以盡齒將弭迹於餘足

晉陸雲逸民賦曰富貴者是人之所以欲而古之逸民輕  
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懽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  
重於宇宙而恬貴於紛華哉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  
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固無疆之休乃為賦曰世

有逸人棲遲乎一丘委天形以外心淡浩然其何求杖  
短策而遂往乃枕石而漱流靜芬響於詠言滅絕景於  
無質相荒土而卜居度山阿而考室曾丘翳薈穹谷重  
深叢木振穎葛藟垂陰潛魚泳沚嚶鳥來吟仍蔬圃於  
芝薄即蘭堂於芳林靡飛颿以赴節揮天籟以興音假  
樂土於神造詠幽人於鳴琴

晉孫承嘉遊賦曰有嘉遁之玄人含貞光之凱邁靡薛  
荔於苑柳蔭翠葉之雲蓋揮脩綸於洄瀾臨崢嶸而式

墜淅清風以長嘯詠九韶而忘味若乃御有撫生應物  
宅心曜華春圃凋葉秋林振藻揚波清景玄陰形猶與  
以徒靡神曠寂而難尋渾無名於域外和丘中以草音  
於是混心齊物遨翔容與薄言米薇收蘿中野朝觀夷  
陸夕步蘭渚仰弋鳴鴈俯釣魴鱖遊無方之內居無形  
之域詠休遁之貞亨察天心而觀復委性命於玄芒任  
吉凶而靡錄

宋謝靈運逸民賦曰觀夫唯舍唯用其見也則如遊龍

其潛也則如隱鳳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有酒則舞無酒則醒不明不晦不昧不類蕭條秋首兀坐春中弄琴明月酌酒和風御清風以遠路拂白雲而峻舉指寰中以為期望繫外而延佇又入道至人賦曰爰有名外之至人乃入道而館真荒聰明以削智遁支體以逃身於是卜居千仞左右窮懸幽庭虛絕荒帳成煙水縱橫以觸石日參差於雲中飛英明於對溜積氤氲而為峯推天地於一物橫四海於寸心超埃塵以貞觀何落落此胷

襟又辭祿賦曰荷賞延之渥恩在弱齡而覃惠蒙聖達  
之眷顧得乘閑以沉世雖鑣羈之有名恒遊獎而匪滯  
解龜紐於城邑反褐衣於丘窟判人事於一朝與世物  
乎長絕自牽綴於朱絲奄二九於斯年服纓佩於兩官  
執鞭笏於宰蕃

梁簡文帝玄虛公子賦曰有玄虛之公子輕滅喧俗保  
此大愚居榮利而不染豈聲色之能拘迴還四始出入  
三墳心溶溶於玄境意飄飄於白雲追寂圃而逍遙任

文林而佚宕忘情於物我之表縱志於有無之上不為山而自高不為海而彌廣

梁陸倕思田賦曰歲律忽其云暮庭草颯以萎黃風颺颺以吹隙燈黯黯而無光獨展轉而不寐何增歎而自傷於是跼蹐徙倚顧景興懷魂煢煢以至曙綴予想於田萊彼五畝其焉在乃爰泊乎江隈出郭門而東鷺入淑浦而南迴爾乃觀其水陸物產原隰形便林藪挺直丘陵帶面臨九曲之迴江對千里之平甸風去蘋其已



開日登桑而先見聽啁哳之寒雞弄差池之春燕臨場  
圃以築館對樵軒而鑿池集游泳於階下引朝派於堂  
垂瞻巨石之前却玩激水之推移雜青莎之霍靡拂細  
柳之長枝感風燭與石火嗟民生其如寄苟有胷而無  
心必行難而言易幸少私而寡欲無絕仁以棄智忽學  
步而舉趾又追飛而厲翅瞻鹿圃而竊高仰疆臺而慕  
義歷四時於遊水馳三稔於申臂望歸流而載懷情鬱  
悵其何寘

宋陶潛歸去來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  
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  
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  
飄而吹衣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携  
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  
窻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以遐  
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農人告余以春及將  
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

嶮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  
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  
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  
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梁沈約八詠守山東曰守山東山東萬嶺鬱青蔥兩谿  
共一瀉水潔望如空岸側青莎被巖間丹桂叢上瞻既  
隱軫下睇亦冥濛遠林響咆獸近樹聒鳴蟲路出若然

右澗吐金華東萬仞倒危石百丈注懸深掣曳寫流電  
奔飛似白虹洞井含清氣漏穴吐飛風玉竇膏滴瀝石  
室孔空籠余平生之所愛歟暮年而此逢欲一去而不  
還恨鄒衣之未褫秩滿撫白雲淹留事芝髓

頌晉潘岳許由頌曰邈哉許公執真履貞辭堯天下抱  
樸隱形川停岳峙澹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靡爭虛薄  
忝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豹產之政我我治所樂慕景  
名登基逍遙來過墓庭通於時憲頃筐不盈恨無旨酒

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有其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晉孫綽聘士徐君墓頌曰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  
聘士徐君之靈惟君風軌英邃德音徽遠奕世芳流衆  
人宗仰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仰  
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余以不才忝宰茲邑遐宗  
有道思揖遠風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靈墳奉瞻祠宇  
雖玉質幽潛而目想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高範徘徊  
墟壠仰眄松林哀有形之短命悼令德之長泯憮然有感

悽然增傷夫諷謠生於情託雅頌興乎所欽匪於詠述  
孰寄斯懷頌曰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真獨暢心夷體  
冲高蹈域表淑問顯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  
或嬰險吝豈若先生保茲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  
塋壘落松竹蕭森蒼叢蔚蔚虛宇惛惛遊獸戲阿嚶  
鳥鳴林嗟乎徐君不聞其音徘徊丘側悽焉流襟何以  
舒蘊援翰託心

陳江揔莊周畫頌曰玉潔蒙縣蘭薰漆園丹青可久

雅道斯存夢中化蝶水外翔鯢出俗靈府師心妙門垂竿自若重聘忘言悠哉天地共是籠樊

贊後漢蔡邕焦君贊曰猗歟焦君常此玄墨衡門之下  
栖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鶴鳴九臯音亮帝側乃  
徵乃用將受衰職昊天不弔賢人遘惡不惟一志并此  
四國如何穹蒼不詔斯惑惜哉朝廷喪茲舊德恨矣學  
士將何法則

魏陳王曹植許由巢父池主贊曰堯禪許由巢父是恥

穢其溷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讓以水為濁嗟此三士清  
足厲俗又卞隨贊曰湯將伐桀謀於卞子既克讓位隨  
以為恥薄於殷世著自汙已自投潁水清風邈矣又商  
山四皓贊曰嗟爾四皓避秦隱形劉項之爭養志弗營  
不應朝聘保節全貞應命太子漢嗣以寧

晉夏侯湛范蠡贊曰悠悠范子求仁在己進報危國退  
弘妙理身與勲偕名與身否逸羣遠遊永齊終始又魯  
仲連贊曰我我先生有邈其節流仁憂亂抗道自絜隨



事抑揚與時開闔在幽能泰處悶惟悅又莊周贊曰邁  
邁莊周騰世獨遊遁時放言齊物絕尤垂釣一壑取戒  
犧牛望風寄心託志清流

晉孫楚莊周贊曰莊周曠蕩高才英雋本道根貞歸於  
大順妻亡不哭亦何所懽慢弔鼓缶放此誕言殆矯其  
情近失自然又榮啓期贊曰榮公溫雅既怡既懌濁以  
徐清寂然澹泊援琴自娛詠此三樂眉壽無疆惟德之  
宅又原壤贊曰壤之譁張絕滅禮教實交仲尼同機合

與聖以之臧俗以之笑獨協區外孰知其妙

晉左九嬪巢父惠施贊曰泱泱長流沔沔清波思文巢  
惠載詠載歌垂綸一壑萬象匪多神乎暢矣緬同基阿  
晉庾闡孫登贊曰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空蘭泉  
吐漏籠薈可遊芳津可漱玄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  
之寂坐幽岸凝冰結樸熙陽靡煖潛真內全飛榮外散  
凌崖高嘯希風朗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隱不巖玄  
跡不標或曰先生晦德逍遙嵇子秀達英風朗烈道携

薰芳鮮不玉折兆動初萌妙鑒竒絕翹首丘冥仰想玄哲

晉戴逵閒遊贊曰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漠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樸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閒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閒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

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其皓然者舍是  
焉故雖援世之彥翼教之傑放舞雩以發詠聞乘桴而  
慄厲况乎道乖方內體絕風塵理楫長謝歌鳳逡巡盪  
八疵於玄流澄雲崖而頤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  
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  
而自適者爾况物莫不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彼閑遊者  
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  
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

趣難均玄契罕遇終古皆孤栖於一巖獨玩於一流苟  
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綴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  
於林中驟感於遐心為日久矣我故遂求方外之美略  
舉養和之具為雜贄八首暢其所託始欣閑遊之遐逸  
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  
茫茫草昧綿邈玄世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靈  
樸乃翳實有神宰忘懷司契冥外旁通潛感莫滯摠順  
巢高蕪應夷惠緬矣遐風超哉絕步顧揖百王仰怡泰

素矜其天真外其囂務詳觀羣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  
悠然一悟又尚長贊曰尚叟冲順庸行昏世和龍婉約  
玄識罔滯瞻彼崇高俄為塵翳亦有同好潛莊夙契超  
超增翥眇眇偕逝跡絕青崖影滅雲際

晉庾亮翟徵君贊曰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僦量神凝域  
表該落萬動玄心獨融故能虬驤慶霄而不絀泰龍之  
轡鳳鳴瑤林而不屈伶倫之籠豈必欣太清而樂瓊藹  
哉顧蹄涔不足以濯神鬚翳薈不足以翔雲翮是故藐

姑有綽約之廬箕阜有高嘯之宇唐勲表於玄庭夏功  
忘於虛室晉徵士南陽翟君稟逸韻於天陶含冲氣於  
特秀體虛任而委順恢昭曠而高蹈先生載營抱一泊  
然獨處神栖颺藹之表形逸巖澤之隅雖束帛仍降輶  
冕屢招而弓旌屈於匪石帝命慙於虛復矣是以高風  
振宇宙遠詠冠當時方將表大庭於絕代恢玄解以釋  
紛仰朝霞而晞翼陵扶搖以獨翔景命不延卒于尋陽  
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軌孰倣余欽若人之風常問道於

無何之廬賓想玄珠主以瞻授沐道霑淳固以實而歸  
矣自昔之違于茲七稔何悟先生忽焉升遐感至德之  
長泯悼仁風之永翳標爾其傷潛然增欷乃援翰詠跡  
以宣來葉其辭曰卓哉先生逸韻遐超蚪盤玉津鳳戢  
瓊條滌耳夏鼎高揖唐朝洪崖邈矣玄跡載幼淳風沐  
世飛芳九霄

晉方湛北叟贊曰樂為憂根禍為福始數極則旋往復  
迭起世人迷之橫生欣恥滔滔北叟獨亮玄理喪馬弗



希折肱愈喜淡哉一生無泰無否

宋陶潛張長公贊曰達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皆同而  
我獨異斂轡竭來閑養其志寢疾窮年誰知斯意又周  
妙珪贊曰美哉周子稱疾閑居寄心清商恬然自娛翳  
翳衡門洋洋泌流日玩羣書顧眊寡疇飲河既足自外  
皆休緬懷千載託契孤遊又魯二儒贊曰易大隨時迷  
變則愚芬芬若人特為貞夫德不百年汙我詩書逝焉  
不顧被褐幽居又夷齊贊曰二子讓國相隨海隅天人

革命絕景窮居採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淩俗爰感懦  
夫又尚長禽慶贊曰尚子昔薄宦妻孥共早晚貧賤與  
富貴讀易悟益損禽生善周遊周遊日已遠去矣尋名  
山上山豈知反

宋范泰張長公贊曰長公秉心獨逸世表量物難同審  
已彌了情雖高遠跡無抗矯靡當夷惠孰識多少又高  
鳳贊曰遐哉玄古邈矣皇義自茲已降顯默參差智為  
世駭才為物奇跡出無泯潛躍俱馳曖曖若人孰測其

為哉曜幽壑採真重崖冲情莫亮汙跡示疵輕俗無際  
肆志莫羈又吳季子札贊曰延州高遠棄國師誠優遊  
大邑觀風上京仁懷邦壤道暢聖明鑒徹昔代樂察未  
形羸博遠死解劒在生夫子戾止爰詔作名

齊王儉竟陵王山居贊曰升堂踐室金暉玉朗疊疊大  
韶遙遙閑賞道以德弘聲由業廣義重實歸情深虛往  
濠梁在茲安事遐想

梁沈約高士贊曰余之所謂高士者悠悠皆是請試言

之聖人莅天下則賢人贊務高益臯陶是也自中智以下莫有不學以從政佐國安民者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學則不得也學所以行其志孝悌慈仁信義是也雖誦先王之典謨而不行其志聖人之大寶亦不可得也要湏學行兼有然後取之悠悠之徒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權利悅愚詢闇苟得忘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之塗動衣冠之眄藉此而登高位未或有也贊曰亦有哲人獨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恥從汙

祿靡惑守餌心安藜藿口絕炮貳取足落毛寧懷組織  
如金在沙顯然自異猶玉在泥涅而不緇身標遠迹名  
重前記有美高尚處知若無劣哉羣品事靜心驅苟能  
立志爭此匹夫進忘隕穫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徑不  
迂為之則至非物所拘宦成名立陟彼高衢又銷聲贊  
曰寂矣栖魂非海非樊若人焉往斯理空存天標已暖  
絕羽孤騫堯逢豈讓札值奚言

周庾信五月披裘負薪畫贊曰披裘當夏俗外為心雖

逢季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穴惟深消聲滅跡何必  
山林又張良遇黃石公畫贊曰張良取履跪授無辭兵  
書一卷長者之期昔稱韓相今為漢師穀城餘石還歸  
舊祠又榮啓期三樂畫贊曰榮期三樂惟人與年夫子  
相遇即以為賢性靈造化高風自然雅音雖古獨有鳴  
絃

箴晉庾凱幽人箴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剖乃判二  
儀既分高卑以陳貴賤攸位榮辱相換乾道尚謙人神

同符危由忽安溢緣釋虛苟識妙膏厥美有腴韓信耽  
齊殞首鍾室子房辭留高迹卓逸貴不足榮利不足希  
華繁則零樂極則悲歸數明白勢豈容違人徒知所以  
進而忘所以退穰侯安寵襄公失愛始乘夷道終嬰其  
類義和升而就翳望舒滿而就虧盈挹之分自然之規  
悠悠庶人如何弗疑幽人守虛仰鑽玄遠敢草斯箴敬  
咨黻冕

晉江逌逸民箴曰至人應務是統是營乃制上下以牧

羣生君位孰在匪聖伊明賢愚相奉臣主以成如彼百  
節各役天形率分委質仰應一情心膺有位股肱有經  
豈以處下為戚為榮各安其所舉體用平夫設爵列土  
懸弓垂旌卑尊之級貴賤之名匪以恣物之役實大猷  
而是經處遁之士奚眷于時行矣先覺捐俗長辭明乎  
憂患故超爾不疑解髮靈崖被褐絃絲飄飄臺上輕舉  
高之穆穆二仲携策相期盤幽隱寂與物無治凡厥後  
來順乃所往鑒茲俗累戒于顛蕩無殉外物心煩披養



無棄恬曠憂勤是掌林人司箴敢進善黨

誌梁陶隱居尋山誌曰倦世情之易繞乃杖策而尋山  
既泐幽以達峻實窮阻而備艱眇來心其未已方際夕  
乎雲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存神於是散髮解帶  
盤旋巖上心容曠朗氣宇條暢玄雖遠其必存累無大  
而必忘害馬之弊既去解牛之刀乃王荆門晝掩蓬戶  
夜開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庭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  
簷暮獸爭來時復歷近壟尋遠巒坐盤石望平原日負

障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縈石而生  
文草霍霍以拂露塵颯颯而來羣捫虛蘿以入谷傍洪  
潭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桂枝而齊貞函扈蘭而佩  
蕙及春鳩之未鳴且含懷以屏氣待惠風而舒情遂乃  
陵巖峭至松門背通林面長源右連山而無際左憑海  
而齊天草泫泫以垂露柳依依而近蟬鳥雙雙以赴水  
鷺軒軒而歸田

梁劉孝標山栖誌曰夫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下

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  
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躋駁無異火炎水流  
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闕並然其  
所然悅其所悅余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  
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膏澤坱圉若其羣  
峯疊起接漢連霞喬林布濩春青冬綠廻溪映流則千  
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住三面山皆周繞有  
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澗則四時

飛流泉瀾清澍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楮椅  
櫪之樹栢梓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  
綠裏搖白蒂抽紫莖櫛蠹苯萼梢風鳴籟垂柯簷戶布  
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  
則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蓉紅華  
照水皐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歲始年季農  
隙時閑濁醪初熟濟縹清新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  
荆林下陳樽置爵酒酣耳熱屢舞囀呶盛論箱庾高談

穀稼不求於世不迂萬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訓魏繁欽川里先生訓曰處則抗區外之志出則規非常之功實哲士之高趣雅人之遠圖故呂尚垂翼北海以待鷹揚之任黃綺削迹南山以集神器之贊

譏魏麋元譏許由曰潜居默靜隱於箕山身在布衣而輕天下世人歸其高行學者以為美談夫際會之間矯時所譽至乃抽簪散髮背時逆命隱于山林之中以此

自高非以勸智能之士入通達之教故譏而責之曰太  
上貴德其次立功世殊時異不得而同故伯禹過門而  
不入稷契刻節而奮庸股肱帝室作民王公令子生聖  
明之世得觀雍熙之治則當攄不朽之功暢不羈之志  
龍飛鳳起修攝君司佐天理物幹成王事若予以堯為  
閭主則歷代載其功以民為貪亂則比屋可封若夫世  
濁時昏上無賢君忠臣不出小人聚羣即當揆煩理亂  
跨騰風雲光顯時主拔濟生民何得偃蹇藏影蔽身夫

道不虛行士不徒生生則幹時為國之楨故伊尹干湯  
周公相成興治濟世以致太平生有顯功沒有美名人  
生於世貴能立功何得逃位矯世絕蹤丹朱不肖朝有  
四凶堯放求賢遜位于子度才處分不能則已何所感  
激臨河洗耳山居巢處執心不傾辭君之祿忘君之榮  
居君之地避君之庭立身若此非子之貞欲言子智則  
不仕聖若欲言子高則鳥獸同羣無功可紀無事可論  
銘晉虞播阮籍銘曰我我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澹混

齊榮辱盪滌穢累婆娑止足胎胞造化韜光緼羈鼓棹  
滄浪彈冠嶠岳顧神太素簡曠世局澄之不清混之不  
濁翱翔區外遺物度俗隱處巨室反真歸樸汪汪川原  
邁迹圖錄

藝文類聚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三十七

唐 歐陽詢 撰

人部二十一

隱逸下

隱逸下

碑後漢胡廣徵士法高卿碑曰言滿天下發成篇章行  
克宇宙動為儀表四海英儒履義君子企望來臻者不  
可勝紀也翻然鳳舉匿耀遠遁名不可得而聞身難可  
得而覩焉堯舜所知不飲洗耳之水超越青雲之上德

踰巢許之右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聲而聲我追者已  
揆君分量輕寵傲俗乃百世之師也其辭曰邈玄德膺  
懿資弘聖典研道機彪童蒙作世師辭皇命確不移亞  
洪崖超由夷垂英聲揚景暉

後漢蔡邕伯夷叔齊碑曰惟君之質體清良兮昔佐殷  
姬忠孝彰兮委國捐爵諫國匡兮譏武伐紂欲喻匡兮  
時不可救歷運蒼兮追念先侯受命皇兮憂懷感兮雖  
沒不朽名字芳兮又郭泰碑曰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

哲孝友溫恭仁慈惠敏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  
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于時纓綈之徒紳珮之士望  
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臻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  
之宗龜龍也蹈鴻崖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  
舒翼超天衢以高峙銘曰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緡  
紳言觀其高棲遲祕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  
委辭召貢保此清妙又玄文先生李休碑曰休少以好  
學遊心典謨既宗七經又精羣經鉤深極奧窮覽聖旨

居則玩其辭動則玩其變雲物不顯必考其占故能獨見前識以先神意若古今常難疑議錯謬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覺休盡剖判處約不戚聞寵不欣榮不能華威不能震有惠云載惟邦之珍按典考論號曰玄文又處士園典碑曰天真淑性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無形臨歿顧命曰知我者蔡邕乃為銘曰載書休美俾來昆裔永有諷誦以知先生之德混其若濁徐然後清綽其若煥終其益貞又翟先生碑曰世以仁義為質學問

為業爰暨先生固天縱德應運立言繼期五百實行形  
于州里明哲與聖合契該通五經兼洞墳籍為萬里之  
場圃九隩之林澤挹之若江湖仰之若華光玄玄焉測  
之則無源汪汪焉酌之則不竭可謂生民之英者已國  
失元博學失表式凡百措紳哀矣泣血人百其身匪云  
來復於是鄉黨乃相與登山伐石而勒銘曰邈矣先生  
厥德孔真腹心弘道深高入神王錫三命觀國之賓其  
視富貴忽若浮雲既不降志亦不辱身

魏劉楨處士國文甫碑曰先生執乾靈之貞潔稟神祇之正性咳笑則孝悌之端著匍匐則清節之兆見齟齬以及成人體無懈容口無愆辭兢兢業業小心畏忌勤讓同儔敬事長老雖周之樂正子春漢之江都董相其飭躬力行無以尚之是以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閨門稱其慈宗屬懷其惠既乃潛身窮巖遊心載籍薄世名也初海內之亂不視膳羞十有餘年憂心泣血不勝其哀形銷氣竭以建安十七年四月卒于時龍德逸民

黃髮實叟綴文通儒有方彥士莫不拊心長號如喪同  
生咸以為誄所以昭行也銘所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既  
沒而令問不亡者由斯二者也銘曰懿矣先生天授德  
度外清內白如玉之素逍遙九臯方回是慕不計治萃  
名與殊路知我者希韞櫝未酤喪過乎哀邁疾不悟早  
世永頽違此榮祚咨爾末徒聿脩歡故

齊孔稚珪禱先生伯玉碑曰夫河洛摘寶神道之功既傳岱  
華吐秘仙靈之跡可覩蓋事詳於玉牒理煥於金符雖

冥默難源顯晦異軌測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晉  
笙歌馭鳳於天海王喬雲舉控鶴於玄都有羽化蛻蟬  
觸影遁形神翥帝宮迹留劍杖遊瑤池而不返宴玄圃  
以忘歸永嘉惡道者窮地之險也歌竇遏日折石橫波  
飛浪突雲奔湍急箭先生攀途躋阻宿柹涉折而衡颺  
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高翻  
透無底徒侶判其冰碎舟子悲其電散危魂中夜赴阻  
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銘曰關西升妙洛右飛英鳳



吹金闕簫歌玉京絕封萬戶乃既先生先生浩浩唯神  
其道泉石依情煙霞入抱秘影窮岫孤栖幽草心圖上  
玄志通大造

梁元帝隱居先生陶弘景碑曰昔大和中有許遠遊者  
乃雲霄之勝賓大虛之選客先生規同矩合實踵高步  
曩基先構即駕胥宇千尋危聳憑牖以望奔星百拱高  
懸倚櫺而觀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橫波觸石起雲  
若奇峰之出岫銘曰肇彼冥默翻成協贊身託外臣心

同有亂重道尊德爰積馭衷顧懷汾射璽問遥通朱楊  
鬱起華構方崇靜臺冠月經榭迎風嵯嶢高棟育靄修  
櫳極望山川周觀京陸碧嶂千嶺清流萬谷景落重崖  
烟生岫複

梁劭陵王蕭綸貞白先生陶弘景碑曰夫夜光結綠非  
肱篋之恒珍逸羽翔鱗豈園池之近玩寧期心於遠大  
盖不知其所以然也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煙霞共  
遠深壑危峭組織烟霞枕石漱流水禽無撓採藥耦耕

野獸不亂，朗猶懸鏡，鬱似貞筠。

梁裴子野劉虬碑曰：受川岳之英靈，有清明之淑性。淡乎若深泉之靜，皜乎若寒霜之潔。千仞不足議其高，萬頃不足疇其量。在其幼也，孝敬淳深，貫乎幽顯；廬乎墓所，而暴獸去之；墟里賴焉。樵蘇無犯，及其長也，捧檄動容，薄遊下邑。甘露零於豐草，蒲密致於時雍，有以見賢人之行動，天地感鬼神，疾乎影響如斯之美者矣。夫聲名藉甚，羣公側席，鑿室林臯，面流傍隴。咫尺荆衡，表裏

巫夢樹蕙滋蘭蕪沒庭戶平疇翠澈千里極目信物外  
之神區幽居之勝境昔許子將謂太丘道廣廣則不周  
仲舉性峻峻則少納峻而納廣而周君於二陳折其中  
矣其所修孔氏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教則淨  
行傳之所著文集則辭人錄之銘曰滔滔江漢實紀南  
國篤生居士高明柔克我我其道巍巍其德曰仁曰義  
惟民惟則築室皇壤考槃郭郭坐卧山樊嘯歌林薄親  
致甘旨躬飡上藥優哉游哉且以行樂九丘八索百家

羣史西河疑聖華陰成市悠哉荆夢逝矣江濱輜輶結  
轍羔鴈成羣監觀令範式如金玉君子徽猷誰其與屬  
疇咨故老遵揚實錄

墓誌梁簡文帝徵君何先生墓誌曰先生履玉燭之禎  
氣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塵斯庶敬非習起孝  
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沛國劉瓛汝南周顒為  
友陸璣賀瑒之徒更道北面永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  
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

緝故以含文燕居說六典五思之義或齊侯所不鎮孟  
嘉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成此良教小人道長每諷考槃  
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筮乃毀車挂冠拂衣東嶺  
始居若耶來從秦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輿鼎業始徵為  
軍謀祭酒實允文若之舉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  
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玄纁徒往束帛虛歸而  
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受卒寔乎其山正衾在殯咄鏤  
器與玉衣堯典入棺恥密章及書綬知與不知並懷惋

愴咸以人亡素樸禮陸文章洙泗頽經扶風罷學關西  
疑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於茲永息余昔在  
殊方亟枉翰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既而位阻桂宮塗  
乖咫尺不獲擁經步至問春卿之病徐輪三反入杜夷  
之舍痛祥雲之滅米悲列曜之晞暉追勒高鄉乃為銘  
曰文範高世玄晏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  
嗚呼哲人第五肥遯餘軌尚遵司空開學其風不泯傳  
茲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園舟輿

席珍既遊慧水無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如何不  
慙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涼渭濱橋曰隻雞徐稱酌素  
余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毫傳芳寫譽沉礎雖貞玄  
泉無曙又華陽陶先生墓誌曰若夫真以歸空為美道  
以無形為貴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為生不知惡死谷神  
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則物莫之測既而岫開折  
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竈九節麗於空中千和  
焚於地下仙宮有得朋之意受學震臨谷之悲余昔在



粉壤早逢圮上之術今遣元良屢稟浮丘之教握留符  
而惻愴思化杖而酸情乃為銘曰無名曰道不死為仙  
以有元則蕪稱稚川猗歟夫子受錄歸玄梨傳苑吏書  
因賈船鬱鬱方崖悠悠洞天三山白鶴何時復旋

梁元帝庾先生承先墓誌曰悠哉掌庾興自陶唐伯舅  
居晉連鑣渭陽爰斯厥後世挺珪璋乃登靈岳言遵洞  
府乃陟石山將從輕舉實惟貞吉實惟退讓皎皎不羣  
超超高尚本同壽夭寧論得喪諸方未遊佳城已望蓬

生蔣徑釣罷磻谿櫓悲新壠桃餘故蹊風翻嶺背月下  
松西揚名不朽高蹈夷齊

誅魯柳下惠妻為下惠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  
竭兮三黜終不弊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兮惜哉乃  
下世兮

晉張華烈文先生鮑玄泰誄曰於鑠烈文續黷皇祚夏  
后基命靈根已固杞鄫既微枝離葉布爰暨叔牙世贊  
齊風翼桓濟管遂登霸功越在漢隆三司並縱烈考中

丞妙世顯名我先生誕資英俊淑質清淳蘭芳玉潤  
抗行崇邈遊心大順允文文明聰昭秀哲啓冥演幽守  
文命世抱道冲虛執義貞厲栖遲無悶不營不忮擬志  
雲霄致命窮達行為範軌言成隱括宜登遐年弘此徽  
猷濟濟搢紳永挹清流取識遺音目想表儀孰云玄泰  
曾不我知感傷慷慨揮涕滲斯已矣鮑子寧爾玄陰振  
聲竹帛永播徽音

晉陸機吳貞獻處士陸君誄曰我聞有命天祿有秩如

斯吉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恩離形合氣矧我與君非相  
亞逮綢繆之遊自矇及朗孩不貳音抱或同襁撫髻並  
育攜手相長行焉比迹誦必共響庶君偕老靈根克固  
拊翼雲霄雙飛天路人皆年長君獨短祚穀則同朝遊  
矣先暮

晉處士劉參妻王氏夫誄曰猗猗嘉穎朝陽方翹烈風  
嚴霜殞此秀條璇璣倏忽四序競征清商激宇蟋蟀吟  
樗

宋顏延之陶徵士誄曰夫璇玉致美不為池湟之寶桂  
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

弔後漢胡廣弔夷齊曰遭亡卒之昏虐時繽紛以蕪穢  
恥降志於汙君溷雷同於榮勢抗浮雲之妙志遂蟬蛻  
以偕逝徼六軍於河渚叩王馬而慮計雖忠情而指尤  
匪天命之所謂賴尚父之戒慎鎮左右而不害

魏王粲弔夷齊文曰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濟  
河津而長驅踰芒阜之崢嶸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

遺靈心於悵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  
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為世繫已躬以  
騁志愆聖哲之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  
聖人之清槩要既死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  
懦夫到于今而見稱為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合  
尼父之所譽

魏阮瑀弔伯夷曰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弔  
伯夷東海讓國西山食薇重德輕身隱景潛暉求仁得

仁報之仲尼沒而不朽身沈名飛

魏縻元弔夷齊曰少承洪烈從戎于王側聞先生處于  
首陽敢不敬弔寄之山岡夫五德更運天祚靡常如見  
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德終于虞舜禹祚滅于  
成湯且夏后之末禮亦殷氏之所亡若周武而為失則  
帝乙亦有傷子不弃殷而餓死何獨背周而深藏是識  
春香之為馥而不知秋蘭之亦芳也首陽誰山而子匿  
之彼薇誰采而子食之行周之林讀周之書彈周之琴

飲周之水食周之苓而謗周之主謂周之淫是誦周之  
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異聖之心嗟乎二子何痛之  
深

祭文宋謝惠連為學生余周居士文曰維君陶造化之  
純元侔先哲之遐蹤體無事於高尚蹈虛素乎中庸不  
臣天子不事諸侯公辟弗眄王命匪酬窮歡極樂帶索  
披裘

詔梁沈約為武帝搜訪隱逸詔曰高尚其志義煥通交



山林不出訓光惇史朕聽朝晏罷尚想幽人蒲玉之禮  
佇聞峻節可班下州郡博訊巡遠若有道映丘園事浮  
高尚可以弭競遷澆還風拯俗皆以名聞靡或遺漏朕  
將闢衢室而寘几杖開東序而授袞職庶令江海無遺  
異人必至又資給何點詔曰遠趣高情前王所貴義無  
昔款倍用興懷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  
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申宴言眷彼子陵情蕪惟舊  
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逸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

盛軌往賢所同可詳加資給並出所由契資湏太官別  
給既人高曜卿故事同垣下

敕梁沈約為武帝與謝朓敕曰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鑒  
與吾言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  
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等為政  
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名修厥職羣才競  
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穎高人莫  
膺茲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

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衣出野登朝必不以湯有慙德武  
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  
首東路望燕立表羲軒邈矣古今殊事不獲摠駕崕峴  
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虛已宣室紆賢之愧載結  
寢興又與何脩敕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多  
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  
蘊方策息舉之用存乎其人燕以世道澆暮諍詐繁起  
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汨

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  
去取為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  
節今世務紛紜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  
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

教梁江淹為宋建平王聘逸士教曰府州國綱紀雖周  
德之富猶有漁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西山之夫迹絕  
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螭驤首翠虬來儀是以清風扇  
百代餘烈激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

表魏桓範薦管寧表曰臣聞殷湯聘伊尹於畎畝之中  
周文進呂尚於渭水之濱竊見東莞管寧束修著行少  
有令稱州閭之名亞故太尉華歆遭亂浮海遠客遼東  
於混濁之中履潔清之節篤行足以厲俗清風足以矯  
世以簞食瓢飲過於顏子漏屋敝衣踰於原憲臣聞唐  
堯寵許由虞舜禮支父夏禹優伯成文王養夷齊及漢  
祖高四皓之名屈命於商洛之野史籍歎述以為美談  
陛下紹五帝之鴻烈並三王之逸軌膺期受命光昭百

代仍有優崇之禮於大夫管寧寵以上卿之位榮以安車之稱斯之為美當在魏典流之無窮明世之高士也臣以為既加其大不受其細可重之以玄纁聘之殊禮矣

晉皇甫謐讓徵聘表曰臣因病抽簪散髮林阜人網否閉鳥獸為羣伏自惟忖瓶甌瑣器實非瑚璉之求梯稗之賤不中染盛之用小人致災久嬰篤疾仰迫天威不能淹留所苦加篤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仰惟

陛下留神恕恩垂憐微命索隱於傳巖收釣於渭濱無  
令泥滓久濁清流臣聞鄒子一歎霜為之降杞妻一感  
城為大崩以臣況之乃知精誠不可以賤致古人言為  
虛也

啓梁何胤荅皇太子啓曰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  
鷗未狎入獸相驚蕪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既無語稼之  
客寧有論書之賓緘默畎畝栖息丘壑秀水清潭於茲  
永已伏惟明察之德誕縱自天忠孝之規不待因習猶

復留神六經降意百代同仁博古等物蓬聞闢承華而  
延儒雅掃黃閨而列文學嘉美聿宣無思不勸脣無解  
歸之談屢蒙獎飾之重匪南皮之舊每荷存問之恩銜  
茲污朽罔知攸寘

梁沈約謝齊竟王教撰高士傳啓曰竊聞高尚其事義  
光交象賢者避世聲煥典墳豈徒激貪勉競澡身浴德  
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是以梁鴻蘇伯記遠迹  
於前叔夜士安書高塵於後雖去取異情羣略殊軫而



獨行必彰斥言罔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壑共  
遠明公得一含道體二居宗迹屈巖廊之下神遊江海  
之上愛奇商洛訪美東都蓋欲隱顯高功出處同致巢  
由與伊旦並流三辟與四門共軌肅奉明規思自罄勛  
書後漢張奐與宋季文書曰覽手迹知遂遵南山之志  
繼四賢之蹤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奐以鄙固  
少復道訓于今五十載矣

魏桓範與管寧書曰鑿坯而處養德顯仁堯舜在上許

由在下箕山之志於是復顯嚴平鄭真未足論比清聲  
遠播頑鄙同仰思請見於蓬廬之側承訓誨於道德之門  
厥塗無由託思晨風

魏管寧答桓範書曰乾道輔誠誕膺嘉祚膺受多福為  
國蕃維雖分陝之任未足比盛遠近隆望何慶如之昔  
值險阻越竄海濱於裔歷載風綢不紀暨蒙國恩還踐  
舊土簿佐多難恒嬰篤疾愧使區區展之無階泛愛遇  
隆遠辱綸墨降尊誘卑訓喻過泰見得思義抱以跼蹐

不勝來顧裁因荅辱

晉辛曠與皇甫謐書曰夫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澤廣開地道賢人顯進實與聖治故力佐黃而涿鹿之征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災殄阿衡在商而成湯之功著姜望入周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欲垂大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股肱忠賢大才之人願立名迹思在利見大人而王聖時治此所以應天順民之神龜利涉大川之元吉大晉合天地之中和經日月之重光

四目視其明四聰達其聽巖穴出其隱四門啓其矇登  
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羣龍俊才在官時亮天工鳥獸  
非君子之儔九臯無長鳴之鶴萬國黎獻咸仰南風之  
仁而抱聖化之隆此其至治也而先生固執冲虛塞淵  
其心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所沾步幽山之窮徑背  
漢津之明衢日月遂往時不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  
為懼而臨川者之所懷慨也竊謂先生降匪石於高岡  
迴羽儀於皇京順震驚而翔撫振六翮於天庭邈禹稷

之遐蹤騁大任之夷塗詔不世之洪勲同先哲之丕模  
使瞻仰者所以藉之美世希藉人六義之一獻斯一篇  
惟蒙采覽又與皇甫謐書曰伏惟先生黃中通理經綸  
稽古既好斯文述而不作將邁卜商於洙泗之上超董  
生於儒林之首含光烈於千載之前吐英聲於萬世之  
後亦已甚矣曠以不敏感佩厚惠願附驥尾撫塵而遊  
詒覩未因而西望延企

晉皇甫謐荅辛曠書曰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壤

通門舊儀虛想之積過於陵阜汎愛不遺猥降德音清  
喻爛煥情義歎薦執誨欣然若饗大牢抱佩至眷銘乎  
心膺且箕山之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  
有周之隆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  
所以邈世卓時者也至於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  
迷其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  
陳訴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  
疾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億所堪也密雲雖興知枯木

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為之辭豈來惠之謂矣猥承告  
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栖鳳聞命悚灼如蹈春冰  
非苟崇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

梁昭明太子與何胤書曰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明  
經漢莊北面况乃義無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途千  
里眇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心  
往形留於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攝  
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玄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

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  
乎樂可言乎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竹者之娛同年語  
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日養夕差得從容每鑽  
閱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顧略清言既以自慰且以  
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熱疾憤其神風眩弊其體  
多慙過目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於茲彌軫

梁任昉為昭明太子荅何胤書曰得書知便遠追疏董  
超然高蹈雖朝旨殷勤而輕棹已遠供餞莫申瞻言增



慨善保嘉猷比致音息懷人望古潜然久之又為庾杲  
之與劉居士蚪書曰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  
有推遷物保文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路咫尺而  
事阻山河悠悠白雲依然有道金涼佇運想恒納宜沖  
明在襟履候無爽體道為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  
愧心已多訪德則山林窅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  
期指塗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  
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目者遐邇所宗

鍾石非禮樂之本纓絢豈朝野之謂想閭投之懷不以  
形體為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話言夢想清塵為歲已  
積以大人非羔鴈所榮故息蒲幣之典勝寄冥運諒有  
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絢功晦不標  
迹從容乎朝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為心廣乎  
諧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心妙域筵山河虛館帶川溪實  
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子於東閣今王愛  
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

一朝為仁由己且凌雲戒塗非滅迹之郊鴻鍾在御豈  
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故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  
應之以會愛閑在我觸目蕭條衡岳何親鍾嶺何薄想  
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梁劉孝標與宋玉山元思書曰驅馬金張之館飛蓋許  
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雲之雕篆賓徒波湧輿輪  
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焉軫歎何則  
方鑿圓枘鉏鋸難從翔鳥游魚蹉跎不狎是以賈生懷

琬琰而挫翮馮子握璵璠而鍛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  
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之水鏡性之鎔範而荆南雅  
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誰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  
難退有三樂竊觀先生未能鴻翔鸞起騰霞躋漢將由  
囿空桑麻田無負郭俛眉翕肩以斯故爾今賢弟賓從  
抗鱗奮翼或衣繡江塘或鳴騶洛渚連騎方驅擊鍾乃  
食萼附若是吾子復何憂哉唯當纂兩仲之微迹襲二  
疏之風流生與漁父同嬉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

華無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其勛與

陶弘景答謝中書書曰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  
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  
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  
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又荅虞仲書曰栖  
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  
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  
往牘夫子雖迹躔朱閤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岫

行將飛霜於絕谷良為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  
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  
自非齊生死於一致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  
同此儻遇知己相與共憂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為栖  
栖空勞鼓缶迨及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絜當年而無  
忸前修也又荅趙英才書曰子架學區中飛才甸外不  
肯掃門覓仕復懶彈鋏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邑昔  
所謂傲賓者此其是乎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

榮嗤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壠  
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煮朮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  
宇萬物同於一化死生善惡斯理未之能聞

梁沈約荅沈麟士書曰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軌  
罕或共時未嘗不拊袞興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遙然  
沉冥自遠幽貞之操義高篆策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真  
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既鄉內所豐清川又坐卧可  
對不出戶庭而與禽尚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

逐食推遷未諧夙願冀幽明可托克全素履與尊弋釣  
泉臯以慰閑暮則平生之心於此遂矣

梁王僧孺與陳居士書曰雲波遙曼燕越數千行雲鬱  
律征禽難使用隔巾車未能搦扎引領南望悵矣心飛  
幸因劣薄懷章貴壤依然谷口覺子真之咫尺靜睇嚴  
灘信子陵之非遠林麓以入虛白之室用披蓬蒿之徑  
稟紛綸之高諭承希微之妙旨虛往實歸用祛塵  
惑



論魏阮籍達莊論曰天道貴順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  
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  
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子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  
地為一物以萬類為一指無乃徼惑以失真而自以為  
誠者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歎俛而微笑仰  
而流眄嘔喻精神言其所見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  
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  
沉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故曰自其異者視之

則肝膽楚越矣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為壽彭祖為夭秋毫為大泰山為小故以生死為一貫是非為一條也夫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終其宜心氣平治消息不虧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

物明是考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絜者惑於生畏死而  
崇生者失其貞

晉石崇許巢論曰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距堯之  
讓逍遙顧神寶已貴世司馬遷以假託之言必無此實  
竊以為然余荅之曰是何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羣材  
必舉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  
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合處過材之位然  
則稷播嘉穀契敷五教臯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

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無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凱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勵俗崇無為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將何疑焉

晉庾闡郭先生神論曰夫天地者陰陽之形魄變化者萬物之遊魂神籟與無窮並吹大冶與造運齊根生資聚氣之迹死寄玄牝之門視榮辱其猶塵埃邈高尚而不驚顧故能外安恬逸內體平和鳴鳥可拊翼而遊猛獸

可頓羈而羅矧乎樵巖之樂呂梁之波疾雷破岳而憂  
在山河者乎觀夫郭先生之為體也可謂含真履信純  
朴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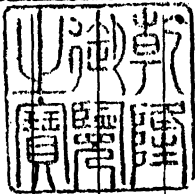
晉王叔之遂隱論曰崇退儒生問於抱朴丈人曰請問  
隱何為者也乃自上古徇之至今繼踵何哉丈人曰夫  
全朴之道萬物一氣三極湛然天人無際豈有朝野之  
別隱顯之端哉則夫隱於已失者也平原既開風流散  
漫故隱者所以全其真素養其浩然之氣也

宋范曄逸民傳論曰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

梁沈約七賢論曰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  
高傑故為世道所莫容風邈挺特蔭映於天下言理吐  
論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鉏  
勝已靡或有遺玄伯太初之徒並出嵇生之流咸已就  
戮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  
受禍之速過於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  
餌术黃精終於假塗託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

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為有塗若率其  
恒儀同物俯仰邁羣獨秀亦不為二馬所安故毀行廢  
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齒不懸  
風力粗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  
已既託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  
日陶瓦盡年酒之為用非可獨酌宜湏用侶然後成歡  
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  
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遊故於野澤銜杯舉樽之致

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  
風流器度不為世匠所駭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託  
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之與其誰與哉



藝文類聚卷三十七